

[机翻] 自由状态的经济学

John Beverley Robinson

本书旨在对一个世纪前由杰出的蒲鲁东首次阐述的社会组织体系进行简要而清晰的阐述。他的作品虽然具有无可比拟的光彩，但却卷帙浩繁，往往难以从笼罩着基本思想的大量争论中提取他的意思。

如果有人被这些篇幅说服，相信自由对完成社会秩序、正义和繁荣的功效，这将足以满足——作者

社会

什么是社会？

如今，每个人都在谈论或书写社会—抽象的社会—一般的人类社会。社会服务、社会提升—所有这些短语，由于它们从我们口中流畅地说出，事先就已经失去了一半的信誉—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聪明的社会学教授讨论“穷人的住房”，“失业者的问题”，设计徒劳的公式，堆积如山的荒芜的统计数据，而近来却没有人说出关于社会的基本构成的理论大纲，而社会学的名字就宣称自己是科学。

我们习惯性地把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人类关系中无头无尾的荒诞混沌视为社会，但我们没有一个智力规范来指导我们：我们还没有进化出任何概念来使观察到的事实合理化。

或者，如果这样的规范在过去已经宣布过，但它没有在人们的耳边喊出，使他们必须听到它。它已经脱离了人们的视线和听觉，必须用明白无误的话语重新宣布，直到它获得接受。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准则，我们对事实的所有艰苦研究都是没有结果的；就像在化学与它的尺度和原子理论使之合理化之前的炼金术研究那样。在我们辛辛苦苦收集的干巴巴的统计数字具有任何意义或导致任何结论之前，一些普遍化的概念，至少是一些工作假设，是必不可少的。

让我们试着澄清我们的想法，并建立一些清晰、结晶的概念。

首先，我们所说的小型社会是什么意思？今天的社会比比皆是—宣传这个和禁止那个的社会—各种各样的社会，以及各种各样的目的。那么什么是社会呢？

一个社会显然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的组合，以联合他们的努力来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显然，这样的组合也必须是完全自愿的，在那些组合的人身上。

没有他们的同意，就有可能确保联合努力。当一个拿着连发步枪的白人强迫一群手无寸铁的野蛮人为他获取象牙时，他确实结合了他们的努力，但我们把这种结合称为奴隶制，而不是联合。

对于每个协会来说，协会成员的努力必须是自愿的；而这种自愿的协会正是构成社会的关键所在。

如果两个人要求第三个人给他们带路，而这个人也愿意和他们一起走，那么他们就是联合起来了：如果在二比一的情况下，他们用自己的优势力量拖着他走，那么联合就停止了，我们就

有了两个人的暴政或权威，而不听话的人则被征服或被奴役了。任何社会要配得上这个名字，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 要达到的共同目的或要满足的共同愿望。

2.2. 相关人员的自愿联合努力。

因此，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一个世界的人民的一般社会，为了适当地被称为社会，必须显示这两个特征。如果我们发现它不符合这些条件，我们就必须用一些其他的名字来称呼它，而不是社会。

如果我们发现它部分地承认这些条件，但不完全承认，我们只能说它是一个不完整或不发达的社会。这种不发达的社会就是我们今天在世界各地发现的以政府为名的各种形式的组合。

—

一个自愿的协议被称为合同。对合同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它应该是自愿的，它应该表达双方在订立合同时的真实愿望，而且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受到限制或强迫—应该有律师所说的双方的“思想交锋”。

如此一来，如果能证明这种思想交锋并没有真正发生，那么合同就会立即被废除。

在几乎所有的私人关系中，这些自愿协议或合同都得到了现代政府的承认。现代商业的整个结构是建立在它们之上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都是通过它们进行的。然而，在许多私人关系和所有公共关系中，自愿合同是不被承认的，我们被迫按照皇帝、国王或国会的命令行事。就在我们被迫屈服于权威的范围内，我们的关系也是不完整的。

在过去，权力的范围远比今天广泛，而契约的领域也相应地缩小了。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个人行为都由他在社会中的地位来规范，而不考虑他的意愿。我们在历史上走得越远，就越能发现权威的完全支配。古代的埃及人，无论是农民还是贵族，都是君主的绝对财产，他的义务和责任由他的地位决定，很少或根本不受合同约束。古典共和国虽然给予公民一些自由，但却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中世纪的农奴是工厂的一部分：他属于他的农场，就像谷仓、犁和马一样，并与农场一起被买卖。

国王的专制主义一直盛行到美国革命，而且在俄国和德国仍然盛行。宪政在欧洲其他地区、美国和南美洲大多数国家取得胜利只是在一个多世纪内。

但即使是宪政，也仍然是权威的统治，与专制者的统治一样明显，尽管程度没有那么大。在共和制国家，更在民主制国家，至少大多数人应该默许政府的措施；而专制者可以违背其他人的愿望发布命令：他只是因为害怕激起叛乱而受到牵制。

但是，虽然民主制度中的多数人自愿地联合他们的行动，但少数人并不是自愿地与他们联合；它实际上是被迫默许的，无论多么违背它的愿望。我们所拥有的这种联合，即使在最高级别，也仍然是武力或权威的统治，自最早的时代以来就是如此。

根据我们最初对社会的定义，即一个完美的社会必须是所有相关人员的自愿协议，完全的社会条件还没有达到：我们仍然只是部分地社会化。

我们确保“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不够的。无论有多少人同意为一个共同的目的而联合起来；无论有多少人提出异议；如果少数人被多数人胁迫默许，这种状况就不是社会的，而是反社会的。只有当每个人都能自由地拒绝默许时，才会达到完全的社会状态。

社会的全部含义还没有达到。我们只是在接近它将被建立的时候。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针对我们目前不完整的社会而辛勤研究出来的理论和概论，都不适用于完美的社团形式。

—

至于共同的目的，在过去和现在的权威社会中，它一直是一个词—战争。人类虽然是一种群居动物，而且对其直系部族的成员很友好，但对其他部族却是一种掠夺性动物，他们成群结队地作战，而且过去的军事社会是为了征服而组织的，而不是为了防御。正如精明的马基雅弗利所指出的那样，直到16世纪，征服一直被认为是王子们的正当职业。无论是征服还是被征服，人们都喜欢，而且仍然喜欢战斗的刺激。

但有一天，战争不再是生活的主要职业。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品味得到发展。暴政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战争组织形式，但商业和工业需要和平和自由。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商业和工业每天都在增长，直到它们成为生活的主要活动；战争被推到后台，只是偶尔的消遣，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持续的欢乐。

我们的确是不情愿地放弃了战斗。直到我们被迫这样做，我们才能使自己放弃战斗的乐趣。我们仍然闪烁着对国旗忠诚的热情。然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为了战争而放弃所有文明的舒适性。必须二选一，要么是和平工业和舒适，要么是战争和匮乏。

没有什么比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成长起来的对战争的反对更突出地表明我们向工业化的进展。不仅在工人阶级中，而且在统治阶级中，战争都受到谴责。成千上万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反对战争，各地的和平协会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海牙法庭的建立是时代潮流的一个标志。

—

我们今天的大多数社会弊病都是由于社会组织未能跟上工业的快速发展而造成的。

工业和商业是一对连体婴儿，它们是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无法分开，今天它们是世界的最高利益；但它们不断地被一种适合于完全不同的条件，即适合于以前普遍存在的战争条件的社会组织形式所阻止。除非我们完全摒弃目前的社会组织形式，废除仍然存在的权威残余，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的统治，也就是说，自由的契约，否则工业主义就能发展到它的全部地位。战争需要权威；贸易需要自由。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有建立在权威基础上的社会改良项目都注定要失败；从亨利-乔治的温和土地税计划到社会主义的彻底专制派所设想的工业的完全军事组织。他们正试图用刺刀而不是凿子来刻画未来的特征！

工业需要的不是权威，而是最广泛和最深远意义上的契约自由；而自由不是通过权威，而是通过对权威的否定才能实现。现在，许多人被当今的社会主义理论所强烈吸引；他们只是被似

乎涉及的铁的规定所排斥。我们即将展示一种基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的自由的社会主义。

但有人会说。自由？你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已经有了自由吗？我们不是都可以自由地投票给任何我们可能选择的人吗？如果我们想要任何特定的自由，难道我们不能投票给一个承诺给我们自由的人？你还能要求更多的自由吗？

对此，答案是双重的：实践和理论。

实际的答案是。看看你自己，看看这个自诩的自由民主把我们带到了什么地方。看看密歇根州、西弗吉尼亚州和科罗拉多州的采矿营地。读一读报纸上每天讲述的士兵枪杀矿工的故事。不是那些“在阳光下战斗的光芒中”列队的矿工，而是他们居住的小屋和帐篷，里面有他们的妻子和婴儿，被机枪扫射着。看看我们的地狱监狱，有 50 万人被关在里面！哦，是的，当然是相当合法的！

或者，从不那么令人讨厌的角度来看，看看全世界的贸易，持续处于萧条状态。工业正在努力挣脱束缚它的看不见的束缚，并努力生产更多的产品，但却被一些看不见的怪物压制和扼杀了。那些最渴望工作的人，却找不到机会。不仅是那些被扔在大街上的不幸者，那些被更幸运的人称为流浪汉的人，根据流行的错觉，他们不会工作，而且还有更多的人，他们仍然能够保持逆流而上的地位，他们逐渐被迫接受更低的工资，他们常常一次就失业几个月，他们只能勉强维持他们的生活。

看看我们的城市，每个城市都由一小撮富人拥有，名义上由一群从最差的人中挑选出来的政客管理，他们只对控制其领导人的富人集团负责。看看吧；说说我们建立的这种民主是否真的像我们说服自己认为的那样是一种令人钦佩的安排。

理论上的答案是这样的。原则上，民主和君主制一样，都是建立在权威之上的；而自由的社会组织与君主制和民主制都是不相容的。

请考虑一下。每个社会或协会都必须有进行其工作的资金。除政府外，每个协会都通过其成员的自愿捐款获得这些资金。一旦停止支付会费，会员资格就终止了。任何社会都不能强迫任何人支付他的会费。

但对于政府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他们不是靠自愿捐款，而是靠被称为税收的强制捐款生活。每个政府都宣称对某一领土拥有统治权，并强迫所有生活在该领土上的人缴纳会费。这就是为什么任何形式的政府都不配称为社会。社会的成员是自愿的：政府的成员是强制的。这就是根本的区别。

为了成为一个社会组织，政府必须变得商业化；也就是说，它必须不再是政府。它必须把它的服务卖给那些选择付费的人，而不是试图把它们强加给那些不想要它们的人。这就是充分发展的社会组织将是-自愿而非强制的-社会而非政府。

有些人会认为这样的建议太过空想，不值得考虑。乍一看，他们这样认为是很自然的。在飞行器成为既定事实之前，人们就是这样看待它的。电报、蒸汽船和火车头也是这样被认为是空想家的梦想。

然而，一项又一项的发明已经实现，直到现在，难以置信的态度已经改变，很难在物理领域提出任何不被平静地接受为一种可能性的奢侈行为。我们一直在发明物质上的改进，直到我们的工业发展远远超过了我们的社会机构。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该对社会组织进行一些创造性的思考，使其与工业扩张相适应，为此，不应该轻率地拒绝任何理论。

我们不得不假设我们所概述的这种自愿社会，因为在自发或自愿的结社形式下，人们的关系可以明确制定；而在任意的组织形式下—而权威本质上是任意的—他们的关系无法制定。

那么，假设有这样一个社会，并假定未来的社会必须是工业社会而不是军事社会，我们就要研究必然会出现的工业关系—自由状态的经济学。

定义

1. 经济学是制定人类商业关系的科学。

早期的论文都会在标题前加上“政治”这个词，并把经济学说成是政治经济学。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阐明在现有条件下国家之间的商业关系，而不是阐明在合理条件下构成社区的个人之间以及社区之间的商业关系。从那时起，经济学家就一直满足于解释事物的现状，没有试图提出任何改进建议。他们的发明能力已经萎缩：他们研究他们乐意称之为实际问题的微小细节；根本不关心一般的理论。

在我们将要使用的意义上，经济学一词适用于个人之间最简单的商业交易，也适用于国家之间发生的交易；事实上，更适用于个人之间的交易，因为纯粹的经济学没有注意到分隔国家的边界，而且，毕竟国家之间的交易只是个人之间众多交易的总和。

2. 商业是人类之间的服务交换。

在通常意义上，商业适用于人类劳动的物质成果的转移。我们现在将其扩展，因此这些术语可以包括以服务换取服务的直接交换，如律师起草一份契约以支付医生的账单；或以物质产品换取服务，如农民向牧师提供一桶苹果作为结婚费用。

除了服务或劳动产品之外，其他东西也可以进行交换。可以允许在某块土地上劳动，以换取部分产品；但这种允许不是劳动产品，交易也不是商业交换。

同样，在不同时期，君主将某些特权作为垄断权授予宠儿，或授予那些愿意付钱的人，就像现在授予的专利特权一样；但无论是皇家专利，还是民主政府的专利，都不是劳动产品，因此都不属于商业范畴。

3. 产品表示劳动的结果。

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医生提供的建议和农民生产的土豆，作为歌手或画家产品的音乐或图片，以及作为渔民或矿工产品的鱼或煤，都包括在“产品”一词中。

4. 商品是物质产品。

因此，土豆、鱼和煤是商品：医生的建议和歌手的歌声虽然同样是产品，但不是商品。

5. 劳动包括所有能产生可交换产品的人类活动。

海盗、士兵、政府官员（从簿记员到内阁部长）的职能，从经济上讲，并不是劳动，无论他们的职业多么费力，在普通话中，都是如此。为了使其能够被经济学所讨论，劳动的产品必须是可交换的。

因此，我们可以修改我们对经济学的第一个定义，并以更技术性的措辞说。

6. 经济学是制定劳动产品交换的科学。

劳动、交换和产品这三个词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劳动才会产生可交换的产品。只有作为劳动成果的产品才是可以交换的。只有交换才考虑到劳动产品的转移。

无论这本书写得多么费力，如果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它，它就不是一个经济数量。科学爱好者的无偿调查，极地探险家的艰辛，尽管他们的成就可能是无价的，但并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劳动。各个协会和委员会免费完成的大量工作也是如此，没有任何物质回报。一个人可能每时每刻都在工作，并在辛勤工作中耗尽生命，但却从未进行过一次经济劳动，也从未提出过可交换的产品。

经济机体

现代工业的复杂性如此之大，它所划分的分支如此之多，这些分支如此细微，它们之间的联系如此复杂，以至于要把整个工业简化为接近秩序的东西似乎是没有希望的。然而，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局部的、不完善的分类。

所有的工业都可以安排在三个或四个一般的标题下。首先，就是所谓的提取，也就是说，收集自然界的原始供给，就像矿工、渔民、猎人所做的那样。

其次是栽培的艺术，通过这种艺术，植物和动物的自然产品大大增加；这很容易分为两个分支，一个是专门栽培动物，另一个是栽培植物产品—放牧和耕作。

在这些之后是制造部门，它涉及由采掘者或耕种者从自然状态中获得的材料，并可分为三个大的部门：衣服，人类继食物之后的第一需要；住所，继衣服之后；以及工具，它伴随着每个阶段的艺术，几乎可以列为人类的第一需要。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加上交通。

最后，还有一类人，他们提供的是个人服务；他们的活动没有产生任何形式的物质产品。这类人包括医生、教师、演员、牧师、企业经理等。

这些类别中的每一个都有可能被细分为小群体，而这些小群体又有可能被细分为它们所组成的各种个别职业。因此，有可能按照家谱图的方式，以表格的形式安排产业划分，在另一页上显示了这种部分表格的尝试。

由此可见，工业包括最简单的活动，也包括最复杂的活动；唯一的条件是，产品应被他人所需要，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是可以交换的。

产品这个词同样适用于工业的所有不同结果。一桶水是从泉水中提来的，或从井中抽来的。一帽子浆果如果是野生的，就是采集者的产品；如果是种植的，就是种植、修剪和浇灌者的产品。一头小牛是在野生状态下捕获它的人的产品，或者是收容和喂养母牛的人的产品。

那些认为耕地或羊群的增加是一种自然的增加，对所有者的回报超过了照顾这两者所涉及的劳动量的人，会发现事实表明情况恰恰相反；即增加的价格与它的平均劳动成本成正比，而超过它的只是构成卖方工资的最低限度，与其他职业的平均日工资相近。

因此，同样，一条鱼是上钩的人的产品。如果它被带上岸并被另一个人卖掉，它就是渔夫和推销员的共同产品。如果它被后者转交给第三个人，保存在冰上以备出售，那么它就成为所有三个人的共同产品，运输和保存与鱼上钩本身一样是真正的生产行为。

鱼不仅是这些人的产品，而且是在前一个冬天凿冰的人和间隔期储存冰的人的产品，以及为渔民提供船的造船人和为船切割木材的木材商的产品，以及制造将木材固定在一起的钉子的人的产品，还有挖掘铁和煤以制造钉子的矿工的产品，形成了一个无尽的网络。

在经济意义上将人类活动视为劳动的唯一条件是，其产品应可交换。根据这一标准，专职医生的服务与铁匠或修煤工的服务一样，都是劳动；因为别人会给他他们的产品作为回报。

在一种社会状态下，每个人都必须从事其生存所必需的各种工作，而不以自己的服务换取他人的服务，这样的经济状况是不存在的。这样的状态也许在今天从来没有完整地盛行过：在原始部落和原始社区中可以发现与之相近的情况。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经常与一位农民交谈，当时他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他喜欢讲述他年轻时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农场的的生活模式，这对当时所有其他农场来说都是一样的。

家庭使用的所有东西都是由其成员生产的—食物、衣服、建筑，甚至是锻铁的工具。羊毛和亚麻被种植、纺纱、编织、裁剪和缝制成衣服，皮革则是从被宰杀的牛的皮上鞣制的。唯一的外部工人是鞋匠，他每年都会到每个农场巡视，用他们自己库存的皮革为家庭制作鞋子，持续到下一年。

在这样的社会中，只存在着经济组织的萌芽。只有当任务被划分，服务的交换是普遍的，经济社会的组织才会开始。

我们已经谈到了最早的劳动组织之后很快出现的细分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涉及到一个充分发展的经济社会，乍一看似乎无法解开或解释，就像一台巨大的机器，有无数的轮子、皮带和凸轮，都以相反的方向和不同的速度运动，从巨大的飞轮到最微小的弹簧，每个都必须顺利地履行其功能。

为了达到任何清晰的概念，在经济论证中，有必要假设假想的社会，由数量有限的个人组成，有时小到两三个，但永远不会超出头脑的简单掌握，他们之间的某些关系可以被证明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假设的群体与几何学中使用的图表或代数的符号学相对应，以如此简短和紧凑的形式呈现基本事实，其关系可以通过简单的检查来确定。

这种证明方法的有效性是基于我们对商业的定义，即人与人之间的服务交换。管理两个人之间或一百个人之间的交易的原则，在涉及一千或十万个人时是相同的。

如果我们要得出任何结论，面对现代商业的繁忙和咆哮，一些这样的装置确实是必不可少的；就像波浪运动曲线的几何图澄清了水力学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仅仅通过观察翻滚的海浪的冲刺和漩涡是无法解决的。我们现在可以接近一系列的公式，这些公式共同构成了经济科学。

—

*** 命题一

所有的生产都会有剩余。

想象一下，原始的生产者独自劳动。起初，他的全部时间都用在寻找树根和浆果以及狩猎上。他很快就会找到闲暇时间来建造他的小屋：这个小屋超过了以前获得的最低生活水平，是一种盈余，它仍然属于生产者，不仅增加了他的舒适度，而且提高了他进一步生产的能力。

然后每一天都看到他的财产有了额外的增加。制作了衣服，捕获了一匹马，建造了一个畜栏。有了坐骑，追赶就变得容易了，剩下的时间就可以进行第一次播种了。很快，庄稼就能提前保证一季的生活，而且还有更多的时间来生产更多的剩余。

持续增加的盈余，每天都比前一天大，因为每次盈余的目的和结果都是为了促进进一步的生产，这种不断增加的盈余随着相关努力的开始而更加迅速地增长。

分工，每个人都做他最擅长的工作；商业，他用自己的产品交换别人的产品；工具和机器，产品增加了一百或一千倍，而劳动却没有增加；所有这些结合起来，使文明人的产品不可思议地大于他的原始兄弟。

由于影响结果的各种干扰因素，要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乍一看，现代工人的生活似乎比他的野蛮前辈好不了多少。在公寓里的一个黑暗的房间并不比在露天的帐篷里好；现代工人的待遇也不比更先进的野蛮部落—让我们说说普埃布洛印第安人的待遇好多少。

原因是，通过我们所推崇的法律方法，剩余物并不属于生产它的人；而是从他的手中转移，落入他人手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产生巨大的、不断增加的盈余这一事实不需要证明。我们在眼前看到的大量财富每天以不断增长的速度积累在少数人手中，这些财富是劳动的剩余产品，如果不是通过隐蔽的手段从他们手中夺走，以至于需要我们全神贯注地去探索它们，那么这些财富就会给所有人带来富足和轻松。

—

*** 命题二

资本是生产的剩余。

经济学家们在试图给资本下定义时总是步履维艰，因为他们未能将这一概念简化为其要素，并试图做出一个定义，其中应包括使资本从其自然形式中扭曲的人为干扰性力量。

因此，他们试图把产品分为被消费的产品和用于进一步生产的产品，分为固定资本和浮动资本，等等。

没有必要进行这样的区分。

一个人吃的食物，他住的房子，他地板上的地毯，他背上的衣服，就像他的工具，他的机器，他的工厂或他锅炉房里的煤一样，肯定是用于促进生产，尽管是间接的。

高级能力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舒适的环境，甚至是奢侈的环境。一个天文学家、音乐家、画家或发明家，如果住在一个无火的帐篷里，他的成就是微乎其微的；因为，除了使能力麻木的不适之外，也没有长期积累的地方，没有存放书籍或仪器的家具，没有刺激思想的艺术物品。

因此，我们的家庭和个人财产，甚至我们吃的食物，与直接使用的各种器具一样，显然对进一步的生产是必不可少的，尽管是间接的。

自由交换

自由交换是指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服务交换，每个人的行动只受他自己对自己利益的判断的指导，只受他所处世界的物质限制，但不受其他人的意志的约束。

这似乎是用一种迂回的方式来表达一件简单的事情；但实际上，这涉及到整个自由问题，不仅是在交换中，而且是在所有的关系中；这句话是为了掩盖那些习惯于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我们都被环境所限制；我们都是我们激情的奴隶……等等”的人的嘲讽。……等等”，只要提出自由或不自由的问题。

它的目的不是因为缺乏能力或机会而被剥夺。

当涨潮威胁到我们时，我们不会抱怨说我们被剥夺了自由，因为我们被迫逃跑，以逃避被切断和淹死。如果我们发现在北方的气候中不可能种植香蕉，因为季节不够长，无法使香蕉成熟，我们也不会说我们被奴役了。

相反，恰恰是使我们的行动适应环境的自由，我们称之为自由；只有当我们被另一个像我们一样的人的意志限制了这样做，我们才称之为奴役。

这样的自由状态在过去从未存在过，现在也不存在；然而，在所有的世纪中，世界一直在朝着它前进，现在也许已经看到了目标。我们仍然在劳动，受制于那个允许我们劳动，但自己却什么都不做的人-地主的意志。我们仍然在交换，受制于允许我们交换的人-银行家的意愿；但我们已经摆脱了过去的动产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的条件。假设有这样一个自由的条件，交换必须以何种方式进行是不言而喻的。

在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中，不可能预测会发生怎样的服务交换。奴隶被迫提供主人选择的多少服务；而作为回报，主人则提供他可能喜欢的少量服务-一年一件山核桃衬衫和裤子，食物是玉米粉、猪肉和糖蜜，或者他可能喜欢的更多自由。然而，这种交换是无法预测的；它完全是任意的-是主人的选择问题。

同样，如果两个人用豌豆交换土豆，如果双方都是自由的，交易将按照双方都认为公平的条件进行；但如果第三方站在一旁，有权用武力或欺诈手段夺取他所能夺取的所有豌豆和土豆，交易将以不同的方式结束，而且是以无法预测的方式结束。

—

*** 命题三

在自由状态下，产品被交换为同等产品。

因为，在没有令人信服的原因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接受别人的产品来换取自己的一定数量的产品，而不是自己用同样的努力来生产。

“给我两蒲式耳你的胡萝卜，我就给你两蒲式耳我的土豆，” * 一个农夫说。”那根本不行，”他的邻居回答说，“如果我种了土豆，我可以养三蒲式耳，就像我的两根胡萝卜一样容易。我只按这些条件进行交易—用我的两根胡萝卜换你的三根土豆。”

“来帮我抓点鱼吧；你来划船，我牵线，我们每抓到四条鱼，你就有一条。””为什么只有一条？”他的朋友回答说；”为什么不平分？””因为我比你熟练得多，我应该得到更大的份额。””我承认你对鱼线和鱼钩最熟练；但如果没有人划船，你的技术有什么用？你根本不可能从码头上钓到任何鱼。””我知道我不能，”第一个人回答说，”但任何人都可以划船，而钓鱼则需要一个聪明的人。””不，我只划船，以获得同等份额的鱼。”而且，由于一个渔民要从船上捕鱼，就必须有一个划船的人，所以就达成了平等的协议。

只有将交易简化为这些最简单的条件，服务的基本平等才会体现出来。在这两个例子中，条件都很简单，对双方都很平等。在更复杂的交易中，平等并不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我们的想法被现行的制度所扭曲，而这种制度是建立在人为的不平等基础上的。

但在自由状态下，较粗糙的工作将与较温和的工作平等交换，因为粗糙工作的产品与温和工作的产品同样必要。诚然，如果搬运工人的工资和商人一样高，那么各种弊端就会随之而来。他们可能会获得完全“超越其地位“的想法；他们的孩子可能会受到与商人本人一样的教育；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灾难不会发生。

进一步思考后发现，也许一个受过教育的搬运工人毕竟不是一件坏事。有许多大学出身的运动员会成为优秀的搬运工；而且没有理由说一个有教养的搬运工不应该成为任何其他有教养的人的好伙伴。

* 见附录 I

—

*** 命题四

交换中的劳动产品是以其生产所需时间来衡量的。

这一主张在适用于物质产品的交换时是模糊的，但在适用于服务的直接交换时则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两个人看到一起工作的好处，一个是农民，另一个是木匠，同意轮流帮助对方，木匠在一天为农民工作，农民在第二天为木匠工作，这种交换必然是在同等服务时间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一个理智的人，在摆脱了现在迫使他为最低限度工作的复杂原因后，会同意为另一个人工作两天，以换取另一个人为他工作的每一天。

在上述渔民的案例中，协议必然是对产品的平等分享，桨手和钓鱼者投入的时间是相同的。

然而，只有在这些最简单的情况下，才可以追溯到时间衡量的必要性；正是在这些主要的例子上，特别是在服务的直接交换上，这个命题的基本真理必须得到证实。由于职业性质的巨大差异，在更多的情况下不可能进行直接比较。

例如，一个外科医生不可能在所有清醒的时间里都做手术。阅读和学习所需的时间，到诊所就诊的时间，以及在外科医生工作的过度紧张之后的休息时间，使他工作的实际时间测量与整个工作日相比非常短暂。

同样，一个歌剧演员不可能每天连续唱八个小时；在任何平等的制度下，她也不可能。练习、排练和休息都是她服务的一部分，而这些服务似乎是在短暂的晚间进行的。

因此，教师又要在一天中的一部分时间里做实际的教学工作，在这段时间里的神经紧张是过度的。

它真正减少的是，不是以小时为单位，或以一天为单位的服务交换，而是以一生为单位的交换。

由于目前的条件远非自由，我们经常看到今天的情况非常不同；一些最累人和摧残生命的行业属于报酬最差的行业。然而，这只有通过劳动者的一部分奴役才能实现。

本能地，甚至在目前，人们不自觉地诉诸于一生的工作标准，而且对其全部含义没有任何明确的理解。我们经常听到，在回答关于某些服务的价格过高的建议时，有人说。”好吧，我的收入不会超过合理的生活水平，”这句话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而商业上的反驳：“如果我可以找到更便宜的人，我还在乎你的生死吗？”通常被认为是无可辩驳和不可补救的最后通牒，被证明只有在不正常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而工人的理由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

价值

价值“一词通常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因此，在涉及价值的讨论中会出现混乱。

首先，价值指的是被估价对象的效用，我们说，我们对它的估价与我们的需要成正比，也就是说，与它对我们的有用性或必要性成正比。

例如，面包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是支持生命的关键，其他食物也是如此。衣服、住所和燃料都是生活所必需的，并且由于其首要的必要性，都非常有价值。

其次，价值是指为该事物支付的货币价格，而根本不是指它的效用，就像我们谈论一条两万美元的钻石项链的价值，它没有任何效用，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

价值这个词所表示的观念不仅是不同的，而且是真正相反的。不是最昂贵的东西对生命最必要，而是相反，最便宜的东西。水、面包、燕麦片、土豆、盐，都是最便宜的商品，但还有什么比这些东西对生命更重要呢？肉类和煤炭，尽管价格是它们不被垄断时的三倍，但与不必要的东西相比仍然不贵。

一个歌剧席位的价格可能相当于一吨煤的价格，但后者是一种必需品，前者只是生活的装饰品。在任何地方，我们都会发现不必要的和多余的东西是最昂贵的，这与它的徒劳和多余成正比；而生活的必需品则很便宜，与它们的必要性成正比。

我们必须找到某种一般的价值概念，将这两种对立的观念统一起来，使之和谐统一。

—

*** 命题五

价值是产品在交换中的比例关系。

设想一个社区，自成一体，由一百个生产者组成，如表所示划分（见书末表一）[1]。

在第一栏，我们有代表性的职业，以及从事每种职业的社区成员人数。

第二栏是每个人的平均积，假定是一个完全任意的数字，而且丝毫不代表事实，因为我们想研究的只是比例关系而不是实际关系。

现在，很明显，每个成员将拥有他的全部产品，除了他可能保留给自己使用的部分，以换取其他成员按比例的产品；他将在每个生产部门平均需要总产品的百分之一，使每个成员的总份额等于整个产品的百分之一，而所有的份额彼此相等。

诚然，每个人的需求会有所不同。有些人已经得到了一所房子，在第一所房子破旧之前不需要另一所。另一些人则希望有更多的交通工具，更少的工具。还有一些人则需要更多的医疗服务，但要牺牲一部分其他东西。

产量也会不同。有些人由于没有能力，有些人由于纯粹的懒惰，有些人由于哲学上对多余的东西的蔑视，将比其他人生产得少，并将满足于较少的回报。然而，每个人都有一定数量的产品可以交换，交换的平均结果必须如表所示；也就是说，每个生产者在总产品中的平均份额。

考虑到前四栏所示的简单条件，这一点很明显；第三栏是每个职业的年总产值，第四栏是每个成员的平均份额，即第三栏的数额除以 100。

第五栏是将相互交换的产品的数量，这种交换被认为是通过易货贸易进行的。很明显，如果一个人的全部产品可以交换另一个人的全部产品，也就是说，如果 100 蒲式耳的谷物可以交换 12 头奶牛，那么当任何一种商品被用作单位时，同样的比例一定会发生。因此，以农民的一蒲式耳产品为单位，它将交换 0.12 头牛，或 0.30 本书，或 2 英里的交通，其他项目也是如此。

正是这种与一定比例的其他商品的可交换性，构成了使用价值，或效用，我们可以更简要地称之为效用，而不是交换价值，或简单地称之为价格。

这第二个方面的价值显示在第六栏。在这里，各种物品的货币价格以通常的方式计算，以一蒲式耳谷物的价格为单位。如果在第五栏中，一蒲式耳的谷物可以换取一头牛的 0.12，那么一整头牛将换取 8.33 蒲式耳，即 8.33 美元。

在对价格进行了所有的计算之后，我们将它们与第五栏中的数字进行比较，发现它们是互为倒数的，可以通过简单的反转得到彼此的数据。

如第一栏所示，社会所需产品的总相对数量，或如第五栏所示，按比例交换的数量，是产品效用的数学计量；如第六栏所示，购买每单位产品所需的按比例货币量，是价格，它必然是倒数。

我们已经注意到使用价值或效用与交换价值或价格之间的一般对等性；根据这种对等性，最必要的产品是最便宜的，而相对不必要的产品是最便宜的—这种一般对等性因此被视为不仅是一般的而且是具体的。

如表所示，它们的互惠性质通过一个特殊的例子更清楚地显示出来。

假设其中一个工具制造商改变了他的职业，并将寻找钻石作为他的特殊业务。这位钻石搜寻者的产品将相当于他之前生产的 15 件工具。假设他每年只找到一颗钻石，那么社区的每个成员都将有权获得百分之一的钻石（第四栏），而百分之一的钻石的价格将是一蒲式耳的小麦，或者 100 蒲式耳的小麦换一颗钻石—两年半的食物供应，生活的基本需求，换取一个无用的珠宝！这就是钻石的价值。

这个被道德家谴责的结果，因为他不了解它，被认为是按照产品的需求比例进行劳动分工的必然结果。任何产品的重要性越大，社会上就有越多的成员必须投入到它的生产中去，而可以和必须用来交换其他产品的数量也就越大。

那么，价值—绝对价值—包括效用和价格，被看作是一种比例。它是社会需求所需产品数量的比例关系。

价值，被视为效用，是由这些比例的毛额来衡量的，如第二栏，或由相等的比例交换额来衡量的，如第五栏中任何一种产品的分数或倍数。

价值，被视为价格，是相同的比例，不同的措辞，如第六栏，其中给出了每个产品的单位的比例量，与单位产品相比。

因此，使用中的价值和交换中的价值之间的对立被合并到价值这个词的更大的含义中，它包括这两者，作为同一事实的相反面。

所有这些都与通常的经济学口号相悖，即价值本质上是任意的，它完全由供应和需求决定。

需求和供应确实决定了价值，但不是以任何武断或虚幻的方式。如果农民的庄稼只有平时的一半，它的价值必然翻倍；如果一本书不能满足预期的需求，它的存货就会贬值。这种供应和需求的波动，以及相应的价值波动，不断地在起作用，但在一个完全有组织的工业体系下，它们不会像现在这样广泛而剧烈。

即使在目前，当各种特权和垄断扰乱了自由交换的进程时，也可以看到比例性对价格的一些影响。

最强大的垄断者也不能把商品的价格提高到某一限度。煤炭联合企业虽然可以把煤的价格强行提高到每吨 10 美元，而不是自由交换时的 3 美元，但它发现有一个点，它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它不可能收取每吨一万美元的价格，也不可能收取一千美元，一百美元，甚至二十美元。它必须以某种近似于正常价格的价格出售，这是由所需煤炭的相对数量决定的。

第七栏显示了每个成员必须作为收入或消费而获得的每种产品的平均数量，或者，同样的，必须作为支出而支付的数量。

这些数额是通过将第四栏的比例份额乘以第六栏的价格而得出的。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数额与第四栏中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员数量成正比。

I.

这个显著的等式导致了这样的结论：真正由需求和供应决定的是将自己投入到每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者的数量。这样一来，价值，无论是效用还是价格，也就确定下来了；而且不受突然或过度波动的影响。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假设由于工具制造商生产的工具的效率提高，裁缝的产品增加了一倍。显然，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而不对经济关系作进一步的调整，裁缝的剩余产品就无法出售。

真正的结果是，更少的成员会投入到裁缝工作中。如果裁缝的效率提高一倍，只需要一半的裁缝来生产社区可以穿的所有衣服；也就是说，4 个而不是 8 个，剩下的 4 个可以自由地投入到生产额外的奢侈品中。

结果显示在表 I 中表格的下面两行。

8 个裁缝每人生产 20 套衣服，4 个裁缝每人生产 40 套衣服，但总量相同—160 套衣服。这将使社区的每个成员每年有 1.60 套衣服的供应，根据假设，这个数量正好与需求相等。然而，在这种平等的情况下，价格只能是以前的一半—每套衣服 2.5 美元，而不是 5 美元—留下相等的数量来换取额外的奢侈品，而这 4 个被释放的裁缝将致力于生产这些奢侈品。

明确的结论是，通过减少生产某种产品所需的社区成员的比例数量，产品的价格也会降低，尽管对它的需求和供应都没有改变。

这一结论得到了所观察到的事实的支持。我们不断地发现，由于发明了制造商品的机器，使较少的人能够生产这些商品，从而使商品变得便宜，尽管供应和需求基本上没有变化。这些结果往往被支付给专利权持有人的额外费用，或通过一些贸易组合来保持价格的上涨所掩盖。

一个例子可以在鞋子的制造中看到。通过机器的改进和组织的改进，鞋子的价格已经降到了过去的一半，质量也得到了提高；毫无疑问，穿的鞋子的比例数量有所提高，但与价格的降低不成比例。

我们可以把这些结论以命题的形式写下来。

—

*** 命题六

每个生产者的平均份额等于总产品除以生产者的数量。

—

*** 命题七

每个生产者的平均收入支出与每个产品的生产者数量成正比。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自由的条件下，劳动的价格与劳动的产品是相同的。劳动的报酬是其全部产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是其产品的一部分，而且往往是很小的一部分。

任何产品因生产方法的改进而变得便宜，并不会减少其生产者的收入。他一开始确实会降低价格，以确保增加销售量；而降低的价格必须正好是销售量增加给他带来更大收入的那一点。其他生产同样产品的人如果还想在价格上竞争，就必须采取同样的改进措施；他们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手中还有一部分产品没有售出；他们的竞争者售出的大量产品足以满足所有需求。

这种情况将持续到有关商品的一些生产者，由于最后才采用改进措施，将发现自己无法谋生；他们的竞争者生产的大量产品足以满足所有需求；他们将被迫从事一些新的生产部门。

同时，还为他们的新职业准备了一笔资金。

由于所有成员现在都能以较低的价格获得有关产品，因此改进的好处被分摊到整个社区。剩余的钱留在每个成员的手中，准备奖励那些从事某种新产品生产的人，以满足迄今尚未得到满足的需求。

这个过程是没有限制的。人类在最初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产生的新的需求、品味和欲望是无限的；同样的进步在他们手中留下了未交换的余额，可以用来交换新的奢侈品，同时也释放了相应的生产者，准备生产新的奢侈品。

生产者的报酬随着其劳动产品的廉价而增长。也就是说，生产的東西越多，每样东西可以交换的数量就越大，所有产品就越便宜；同时，在同样的努力下，生产者得到的产品种类更多，总量增加。因此，我们得出结论。

—

*** 命题八

劳动的报酬随着产品价格的下降而上升。

这是它应该的。显然，如果每个人都在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更多的产品种类，每个人的回报，以产品衡量，将更大，而产品本身将更便宜。

在自由交换的情况下，东西越便宜，劳动力就越贵；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东西的价格越低，劳动力的价格就越低。目前的状况确实是一种无法容忍的经济荒谬，只有在劳动者部分沦为奴隶的情况下，这种荒谬才会盛行，并且能够盛行。

如果他完全沦为奴隶，他的身体就会有一个市场价格；而只是因为他部分沦为奴隶，他的劳动现在才有市场价格，随着其他商品的市场价格上涨和下跌。

也正是以这种方式，我们的第一个命题，即所有的生产都留下了剩余，在有组织的社会中得到了展示。更多的生产是发明的必然结果，它立即导致了价格的降低，并使一部分生产者腾出手来生产新的和以前未曾想过的改良产品。

同时，还释放了一定比例的产品，以补偿那些本来会被赶出工作岗位的工人。

平等

那么时代的梦想，即所有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平等，就不是梦想，而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学事实；自由生产和交换的假设必然会导致这一事实。

诚然，自由生产和自由交换都还不存在；但是，世界进步的所有趋势都是朝着这样一种自由的条件发展的。假以时日，而且是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它一定会达到，除非再次出现像罗马文明衰落时那样的挫折。在我们目前的视线中，这样的挫折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我们最好为我们的曾孙子可能看到的情况做好心灵准备，如果我们的孙子没有看到的话。

对于目前的苦难和富裕的制度；大多数人的匮乏和许多人的穷困，使少数人可以拥有太多的东西；财富的傲慢和贫穷的畏缩；一方面是满足和厌烦，另一方面是在他们脚下打开的鸿沟——这种现代文明，暗示它是不完美的，几乎已经完成了；几乎达到了不可能的阶段，当机构因其自身的重量下降，没有举手推翻它们。

然而，有些人看不到“进步“为他们指路的灯笼；对他们来说，目前不合理和不平等的统治似乎是最初的；对他们来说，把平等作为未来文明的基础的建议似乎是地狱而不是天堂的前景。

“什么，”他们会惊呼，”你的意思是把所有的人都降到一个死的水平；把枯燥的同一性和单调的统一性神化；把杰出的、聪明的、有德行的人降低到与愚蠢的、闲散的、恶毒的人在同一水平上！你想把你的市政厅和教堂的圆顶和尖顶建在地上，而把地基建在空中？你想把你的市政厅和教堂的穹顶和尖塔建在地上，而把它们的地基建在空中吗？你提出的是一个漂亮的顶天立地的世界！”

在恐惧统治的地方，理性是沉默的。

财富平等确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吗？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种平等意味着平庸的死亡水平——无能力的胜利？

根本不可能。只有在紊乱的想象中，这些绿色和黄色的小动物才会出现。

稍微考虑一下就会发现，今天如此明显的事实是，现在存在的财富不平等，掩盖了，有时甚至完全掩盖了精神或身体技能或力量本来可以保证的区别。财富的闪耀是我们社会区别的基础，也是我们对个人的大部分认可的基础。

消除这种不平等；让财富达到它总有一天会达到的大致水平；对一个人的金钱评估就会消失，他的真正价值第一次成为我们对他的尊重的基础。

毕竟，一个采煤工人在智力上应该成为教授的伴侣，这有什么可怕的呢？难道就没有许多体格健壮的教授真正喜欢户外体育活动的生活吗？难道就没有许多手工业者，在所有方面，除了光鲜亮丽之外，完全可以与许多专业阶层的人相提并论？

尽管我们可能很难承认这一点，但没有理由在奖励平等的情况下，各种体力劳动不应该得到与专业职业同等的社会尊重。

即使现在在富人中，也有许多人的举止应该把他们排除在有教养的社会之外；然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随着劳动报酬的增加而出现的。第一代人在外表上可能是一群不可能的野蛮人，但在内心深处，他们拥有最光鲜的圈子里的所有能力。下一代人将获得可能从学校教育中获得的知识；在第三代人中，至少将开始实现我们称之为良好教养的自尊和温和的礼仪的结合。

我所认识的最有修养的人中，有一个是洗衣妇的儿子；另一个是瓦工的儿子，成为希腊学者和诗人。

鼓励不平等的最常见的借口是，只要人才或能力的不平等如此之大，财富的不平等就一定存在。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而且在目前的社会形式下确实是无可辩驳的，在这种社会中，劳动力像奶酪一样被买卖。

在生产和交换自由的情况下，稍加考虑就会发现，能力的不平等是收入平等的一个基本条件。

目前，劳动力市场遵循与商品市场相同的规则；最必要的，因此也是最丰富的劳动力是最便宜的，稀有和奢侈的劳动力是最昂贵的。砖匠和屠夫的工资很低，而像银行行长这样的奢侈品却很贵。

但是，在自由之下，劳动不再是一种商品。砌砖工人对建筑师来说是必要的，就像建筑师对砌砖工人一样—事实上，一个建筑师需要 40 个砌砖工人，更需要砌砖工人。依靠自己的价值，并通过自由找到对他的服务的充分需求，瓦工会认为他的劳动与建筑师的劳动是平等的，并在平等条件下进行交换。

诚然，常规的职业，如挖土、看管机器等，既不需要特别的教育，也不需要特殊的天赋。另一方面，这种常规职业特别令人厌烦，特别是对具有特殊天赋的人来说。但是，具有特殊天赋的人和需要他们的工作都很稀少；而普通人和普通工作却很多。如果每个人都想当船长，就不会有水手了；但这并不是水手们应该吃短粮的理由。

如果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能力，都渴望做同样的事情，社会就不可能存在。正是因为每个人都与其他人不同，才有可能对职业进行无限的划分和细分，这也是工业社会的基础。

我们不能认为，一个发达的社会组织的平等将是绝对的、铁的、精确的、数学上的收入平等。由于各种原因，总是会有一些小的差异。有些人宁愿少干活，也不愿少收钱。天生能力的差异，如果没有被称呼的差异所掩盖，将仍然存在。但这些差异将是适度的和暂时的，并具有强大的趋势，一直活跃在平等方面，就像现在的不平等一样。

特权

现在，我们应该考虑已经提到的干扰力量，这些力量阻碍了工业的自由行动和财富的实质性平等，而如果没有这些力量，这些力量就会占上风。

设想一下，在表一所列的典型社区中，一定数量的成员在停止自己的生产后，有权从其余每个成员的产品中抽取一部分。

这种对人或人的产品的权力被称为特权；这种特权在过去一直存在，现在仍然存在，只是形式有所缓和，但威力不小。

我们现在不需要讨论实现这一目标的特权是什么。目前，我们的任务是讨论一般的特权运作—抽象的特权—一个人无偿要求另一个人提供服务的权力。

为了说明特权的作用，让我们构建另一个表格（见本书末尾的表二），显示同一个由 100 人组成的社区，当他们被剥夺了某一部分产品时发生的结果。

我们在此只处理成员总数；不处理上表中显示的独立分支。

这个新表格的第一行显示了产品的自然平等分配，其中不存在特权。以 100 为标志的总产品在 100 人中平均分配，给每个人的份额以 1 表示。

如果我们假设百分之十的成员停止自己的生产，有特权从剩下的每个生产成员那里拿走他的产品的百分之二十，那么就会出现一种全新的、未曾预料到的事态。

每个特权阶层都将得到超过任何生产者所得到的部分，用 1.80 表示。有了这些超出的部分（确实没有其他用途），特权阶层将能够支持一定数量的额外生产者作为个人服务者。这样，特权者的比例就会迅速增长；因为这些个人服务者在为特权服务时，由于他们的新效忠，马上就成为特权阶级的一部分。

特权任命一个人做警察，以维持工人队伍的秩序，防止他们在闲暇的争吵中耗尽自己的生产力，或做或说任何质疑既定特权的事情。

另一位被任命为法官，另一位被任命为律师，其职能是建立一套有利于特权的规则。

还有一些人是牧师，他们的工作是鼓励对特权的敬畏，培养一种与真正的正义要求无关的道德准则，但由为支持现有秩序而制定的常规规则组成。

还有一些人将被任命为教师和教授，向年轻人灌输对权威的尊重和对特权的服从。最后，还有一些人被称为士兵，他们有武器、有装饰、有威望，随时准备听从命令，杀死那些可能攻击特权的人。

这些人和他们的主人，即特权持有者，构成了我们当前社会的特权秩序，也构成了非生产阶级；因为，无论属于这个阶级的个人如何努力工作，也无论他们的努力对他们的主人如何满意，他们都没有生产任何可交换的东西，如果没有特权，他们的职能就是多余的了。

毫无疑问，在最完美的社会中，会有差异的组成和自由的限制，但在仲裁员和其他人一样赚取收入，并通过他的决定的公正性来维持他的职业，和现在的半神的生物，以及他的法庭用具和威望之间，差异是一般的。

特权的军事装备与理论上可能、但实际上几乎没有必要的自由战士之间也是如此。

表二显示了产品中被持续增长的非生产阶级拿走的部分和留给生产者的部分之间的关系。

起初，我们假设只有 10% 的成员属于非生产阶级，而产品的 20% 被拿走。这将留下 90 个生产者，而总产品将是 90。根据假设，非生产者将获得其中的 20%，也就是 18%；其余的 72% 将留给生产者。因此，尽管总产品只减少了 10%，但生产者的份额却被削减了 28%。

同样，随着特权逐渐增加它的侵占，总产品继续减少，如表中后面几行所示，因为越来越多的生产者退出了生产；而剩下的生产者得到的份额随着特权所占比例的增加而更快地减少了。

在第七栏中，每个生产者的份额以算术级数递减，从 0.80 到 0.60、0.40、0.20。在第八栏中，每个非生产者所占的份额也在减少，尽管其相对增加的幅度很大；减少的幅度从 1.80 到 1.60，1.40，1.20，与生产者的份额的比例越来越大。

生产者和非生产者所占的部分之间的这种不断增加的比例显示在第九栏中，起初变化的是一个分数，然后一步步翻倍，再一步步跃升到无穷大。

该表代表了一种从未完全实现的理论条件，在这种条件下，生产速度保持不变。

在所有进步的社会中，机械发明大大增加了个人的生产量，以至于远远超过了特权对生产者队伍的消耗；因此，个人产品不是保持不变，而是应该迅速增加，以充分代表现代社会的状况。

这就是修订后的表格中显示的情况。（表三，在书的后面。）

在这里，如第三栏所示，每个连续阶段的个别产品被假定为前一时期的两倍，而不是一个恒定的数量。我们不可能确定真正的增长是什么；这也不重要，因为我们寻求的是一个一般原则，而不是一个特殊情况。

正如可以预期的那样，生产者和非生产者的实际份额由于生产能力的迅速增长而大大增加。如果不是因为生产者的数量不断减少，第三栏中的 1、2、4、8 会相应增加，第四栏中的总量也会相应增加，尽管一开始减少的速度还不足以克服生产力增长带来的优势。

产品增加和生产者数量减少的综合结果显示在第四栏中，它代表总产品，并大步增加，但没有个人生产的速度那么快，分别是 100、180、320、560，而第三栏是 1、2、4、8。

现在，在这些总额中，生产者在任何时期都会得到一个由产品的某个百分比代表的份额，这个百分比的减少速度比生产者的数量要快。从没有特权时得到的 100%，它将下降到 80%、60%、40%，如第五栏，而生产者的数量下降到 90、80、70，等等。

尽管第四栏中的因素增长极快，但第五栏中的百分比递减的产品在第四步时达到了最大值，然后下降到零，甚至比它们增长的速度还要快。最后一步，即特权占有全部产品，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必须为工人留下一些东西，无论多么少，都要靠它来生活。

如第八栏所示，享有特权的非生产者的收益增长很快，在前两步中，每一步都几乎翻倍，从 3.60 到 6.40，从 6.40 到 11.20；但与此同时，工人的收益也从 1.60 增加到 2.40 和 3.20。然而，在这一点上，工人的收益达到了最大值，而非生产者的收益继续增加。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工人可能处于明显的繁荣状态，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他们现在处于繁荣状态，而毁灭却即将到来。

诚然，生产者现在享受着许多舒适和奢侈的生活，而这是他们以前无法得到的；但当有人认为他们因此应该不再要求什么时，这种证明就会混淆结论。

它表明，社会现在已经达到或正在接近最大阶段，在第五栏中，生产者的总份额为 224；如果特权者所占的份额超过这个数字，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进步，灾难将是普遍的和压倒性的。

说明这些结论的曲线显示在下一页。

再看表二，当生产率不变时，就会出现一种非常不同的状况。在这两种情况下，从生产者的数量和他们的产品中扣除的特权率是相同的；但是，如第五栏所示，在生产者之间分配的部分并没有表现出产量迅速增加时出现的最高点和之后的迅速下降。

相反，最高点是在开始的时候，从那时起，它稳步下降，并可能在任何阶段被停止 [2] 特权的索取而停止。东方国家的历史似乎就是这样。特权在那里和在这里一样猖獗；但是，由于生产速度基本上是恒定的，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因节省劳动的发明而加速，所以工人的报酬没有增长，也没有即将出现的突然下降。

在下一页的图中，第三和第四个序数之间的最高点是革命点。到那时为止，在进步的社会中，生产者享有越来越多的份额，尽管与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数量相比，份额很小。因此，他们已经相当满意，并认识到他们的条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特权阶级利用这一点，努力争取更大的份额，认为生产者是繁荣的，并没有意识到不可避免的衰落。生产者感到而不是理解他们正面临着毁灭，他们以一种特权阶层丝毫不理解的方式进行抵抗。

我们的文明似乎正在达到这样一个点。

财富遍地；辉煌遍地；这是黄金时代的回归。再往前走一步，崩溃就在眼前！

—

必须牢记，上述讨论的目的是通过假设一个简单组织的理论社会来阐明一般原则，在这个社会中，没有生产者从特权中得到任何好处，也没有特权者参与生产。

我们现在的社会复杂得无法表述，原因是特权分布广泛，尽管非常不平等，而少数特权者却不参与生产。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抽象地谈到了特权；我们现在要考虑目前存在的最重要的特权形式，通过这些特权从生产者那里获取劳动产品。

土地所有权

在一个商业社会中，有两个一般的活动分工，即生产和交换。

与此相对应，有两种形式的特权，所有工业都受其控制；控制生产的土地所有权，以及控制交换的货币特权。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其中的第一种特权，即土地所有权的特权。土地这个词，在其经济意义上的使用，比其通常的口语意义要广泛得多。在经济意义上，土地是指劳动力发挥自身作用的所有自然机会。

劳动者为了生产，必须有工作的材料，工作时有站的地方，睡觉时有躺的地方。

农民直接使用土地；鞋匠和演员则直接和间接使用土地。鞋匠和演员都必须有住处和工作场所，为此他们直接使用土地；此外，鞋匠必须有皮革，而皮革最终来自土壤；鞋匠和演员都必须有食物，而食物也来自土壤；为此他们间接依赖土地。

从经济上讲，甚至水也是土地。瀑布可以发电，河流可以灌溉，湖泊和海洋可以捕鱼，所有通航水域可以运输，这些都为生产提供了机会。虽然公海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自由的，但水手必须有土地来登船和下船。

如果整个地球由一个人拥有，这将意味着他将拥有绝对的权力，在法律上阻止所有其他人在地球上工作或甚至存在。他可以竖起他的牌子，”不允许入侵者”，而且除了移民到另一个星球外，没有其他办法了。

或者说，如果地球由一亿人拥有，那么剩下的九亿人将同样受制于土地所有者的主权意志。

而这正是今天普遍存在的状况。地球上的人口估计约为 1.5 亿人。其中有多少人是土地所有者？我们只能猜测。十分之一吗？肯定没有那么多。一百个中有一个？也许是一百个中的一个。那将是一千五百万人，他们拥有地球，并将其余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人的生命掌握在他们手中。

因为土地所有者控制着土地上的一切和每个人；如果这一千五百万土地所有者要命令其他人离开他们的土地，他们能去哪里？也许是到公路上，在那里他们可以走到饿死，让土地所有者成为唯一的居民。

但是，土地所有者的游戏不是为了命令人们离开地球。远非如此。他们想要的是，尽可能多的人在地球上—他们的地球上—生活和工作，条件是他们以租金的形式给土地所有者很大一部分的产品。

租金是土地所有者为允许生产者去工作而从生产者那里获得的产品的一部分。

但是，你可能会说，我对地租没有兴趣。我是一名文员，每周工作 16 美元。我不使用土地。我和土地问题有什么关系？

你的雇主可能是一个商人，他每年为他的仓库支付 20,000 美元。如果是在纽约市，其中至少有 10,000 美元是地租。他雇用了半打簿记员，以及同样多的销售员和搬运工，可能总共有 20 人。如果他不付地租，就会有每人 500 美元的收入来提高所有人员的工资。你真的对租金不感兴趣吗？

你支付的膳宿费是多少？在她的费用中，你的膳宿管理人支付的地租是多少？还有你向其购买衣服的经销商—他支付的地租是多少？在每一个方面，你都被租金榨干了。

那么，土地所有者给予的回报是什么呢？记住，我们说的不是建筑物，而只是建筑物所处的土地。

土地所有者什么也没给，只是允许你在他的土地上生活和工作。他并没有用他的产品来换取你的产品。他并没有生产土地。他在法律上获得了对土地的所有权；也就是说，他有特权让每个人离开他的土地，直到他们支付他的价格。他被称为土地的主人—地主。

即使商人直接购买了他的仓库，因此他没有直接支付租金，他仍然通过支付给前业主的购买价格间接地支付租金。

每个人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向土地所有者支付租金。无论是以年度或月度付款的形式，还是以购买价格的形式，每个人都必须为一个居住的地方和一个工作的地方付费。

但是，你会说，人们必须在拥有自己的劳动产品方面得到保障；除非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否则他们怎么可能得到保障？

土地所有权有两种，一种是所有权或财产，所有者是土地的绝对主宰，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使用或不使用土地；另一种是占有，*他对自己使用和占有的土地的使用权有保障，但如果他不再使用土地，则对土地没有任何要求。他不能不使用它，也不能阻止别人使用它。为了安全地占有他的庄稼或建筑物或其他产品，他只需要占有他使用的土地。

例如，在采矿地区，大片的采矿用地被采矿公司拒之门外，它们拥有所有的土地。你认为，如果矿工能够自由地去工作，在未使用的土地上开辟新的矿井，科罗拉多州、密歇根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这些可怕的罢工会持续多久？一小时都不会！一分钟都不会！”一分钟也不行！

消除租金的所有必要条件是消除土地上的绝对财产；使所有未使用的土地对任何人都能自由进入并使用。

除此以外，任何暂时性的措施也是不够的。尽管亨利-乔治在使人们熟悉我们目前的土地使用权制度的破坏性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的单一税收计划不能被视为一种补救措施。

因为，如果必须支付租金，以税收的形式支付给政府，而不是以租金的形式支付给个人，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救济。

如果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矿工人可以自由地去工作，并在任何未使用的土地上开辟新的矿井，这将立即缓解局势；但如果他们首先必须支付政府税，几乎等于租值，他们的情况将和以前一样糟糕；土地将和以前一样无法使用。

不，唯一真正的补救措施是改变心态，通过改变心态，土地使用将被承认为适当和合法，但土地持有将被视为抢劫和海盗行为。

—

经济学家将租金分为两种形式，即所谓的经济租金和垄断租金。

经济租金是指不同地方的生产力的差异。因此，在两个矿场中，其中一个矿场比另一个矿场的矿石更丰富，更丰富的矿场的额外产品将构成它的经济租金。垄断地租是土壤所有者要求的价格，无论是作为一次性购买价格还是作为通常的定期租金支付，而不考虑其生产力。

正是垄断租金导致了土地的空置。

通过使所有未使用和未占用的土地免费供任何人使用，垄断租金将消失，垄断价格，即持有空置土地的投机价格，相当于租金，实际上是垄断租金的资本化，不可能再存在。

但是，经济租金—任何一块特定的土地上可能存在的优势，来自更肥沃的土壤或优越的条件—这种经济租金仍将存在。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更多的产品将归于土地使用者的利润，而不是某个所谓的土地所有者的利润。

经济租金的趋势总是将自己降到最低限度；因为土地的固有优势是可变的。也就是说，一种用途的劣势往往是另一种用途的优势。

在密歇根湖岸边有一些荒芜的沙地，直到最近还被认为几乎没有任何用途的价值。人们发现，这些土地特别适合种植豌豆；现在，这些土地上生产了大量的豌豆，那里的土地价格上涨了10倍。

经济租金所依据的自然优势的差异，就像工人的自然能力的差异一样；它们是种类上的差异，而不是程度上的差异。愚蠢的、呆板的工人可能比更聪明的、有神经组织的人更适合于某些种类的工作。沼泽地可能无法种植小麦，但可能非常适合种植蔓越莓。

个人素质的差异和土地素质的差异所造成的产品差异都趋于最小化，并最终走向灭亡。

垄断租金及其等同物—投机价格—所依据的土地所有权是完全不同的。它完全是一种人为的特权，政府的所有权力，以及我们生来就有的法律特权，都是为了维护这种特权而发挥的。

垄断的地租，远不是工人产品的补充，而是从产品中扣除的，完全对地主有利，而且随着土地越来越完全地被垄断，不断地趋向于最大值。

正如任何一个律师可以告诉你的那样，政府和法律的存在都是为了保护财产，也就是在其他形式的财产中保护土地的所有权。如果没有武力，即政府，土地所有权就会停止；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所有权，武力政府就没有任何功能，它将陷入一种更完美的社会组织形式。

自由协会将支持生产者拥有土地使用权；所有恢复土地给人民的努力必须包括，作为一个必要条件，消灭政府组织形式和建立自由社会。

* 严格来说，把占有称为所有权是不正确的。这个词是用来表达这样的意思：在没有绝对所有权的情况下，也可以达到占有的安全。

† 见附录二。

金钱特权

有时，人们并不是完全购买一种商品，而是只想购买它的使用权，时间或长或短。为这种临时使用支付的价格通常被称为租金。从马厩租来的马和马车，在旅馆租来的过夜的房间，按月或按年租来的房子或公寓，都是例子。

恰恰以同样的方式，货币经常被租用，为使用它而支付的租金被称为利息。

在过去，当黄金和白银是唯一的货币时，黄金和白银的租金与任何其他商品的租金处于同等地位。由于可用的金银数量远远少于当时进行商业交易所需的数量，所以要为使用货币支付大笔款项。

从其性质来看，货币特别适合于出租。金银货币是一种没有人想要的东西，而只是为了购买其他东西。它只有在被使用的时候才会被使用。诚然，它可以被保存，可以被熔化，可以被制成表盒和珠宝；但那时它就不再是钱，而成为另一种商品。作为货币，它的使用只是暂时的需要。

商人如果需要补充他的货物库存，可以用他租用的钱来做，就像他拥有它一样；当货物卖掉后，他可以把它连同租用的价格—利息一起还给贷款人。

只要金银是唯一使用的货币，这种货币就会被放债人借出，就像马匹被马厩管理员借出一样；而作为利息索取的高价只是因为金银供应的自然限制。

现代货币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事情。现代货币几乎完全是信用货币。黄金在一定程度上被使用；但大部分使用的货币不是黄金，而是被称为银行票据的期票—简而言之，是纸币。

这些银行票据是按需支付的承诺，就像个人的普通期票一样，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法律要求个人期票必须由每个持有人背书，而它允许银行票据无需背书就能在手中流转。这种无需背书就能在手中传递的权力构成了银行票据的货币，而个人的票据则不是货币。

此外，个人的票据是不规则的、小数的和通常是大额的，而银行的票据是规则的、整数的和相对较小的金额。

银行的业务是借钱；在今天，这相当于借出信贷。流通中的所有信贷票据—普通银行票据—最初都是从某个银行借来的。

“你是靠借来的钱生活，”一个人对他的朋友说。”完全不是；我口袋里的钱是我自己的；不是借来的。”他的朋友回答。”你可能没有借到，”回答是，”但毫无疑问，最初有人借到了。”

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除了从银行获得钞票，没有其他途径，而且银行不会把它们送出去，而是借给它们。这样一来，银行对其票据的使用所收取的费用—利息—就是对社会所有成员的一种持续的、普遍的税收。

没有一个老妇人买了一张针线纸，而不把价格的一部分作为利息交给银行。

(为了简单起见，我没有提到一些次要的问题，如美国的证书。我所说的基本上是大部分货币的真实情况。)

从银行获得这些流动票据的机制是这样的。一个商人向一个零售经销商出售了一张商品票据。零售商不为这些货物支付货币；他提供他的期票，在 60 天或 90 天内支付。批发商将此票据交给他的银行，银行在其账面上为他提供票据金额的信贷，减去银行以折扣形式提供的利润。然后，商人有权用这笔信贷开出支票，以支付他自己的债务、股票、租金和雇员的工资。这些债务中有许多是通过支票结算的；其他债务，如雇员的工资，需要货币。

银行不会对商人的票据进行贴现，除非它确信他有偿付能力；因此，银行真正做的是证明商人的偿付能力，并发行它自己的流动票据，以取代它收到的个人期票。

银行由此提供的服务是不可缺少的，唯一的问题是它为其服务所获得的报酬数额。

名义上的折扣率是当前的利率—4%、5% 或 6%—实际上要高得多。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几乎所有的支票最终都是以货币支付的。商人为他的股票开出的支票交给了制造商，制造商最终必须有货币来支付他的雇员；他可能开出的其他支票也是如此—几乎所有的支票迟早都意味着货币。

现在，这些货币被用于购买杂货、肉类、衣服和所有的生活需求；并且立即被杂货商、屠夫或服装商重新存入某个银行，并被银行再次用于贴现其他商人的票据。这样，同样的货币被银

行一次又一次地借出，因此，利息以贴现的形式被翻了两三倍，往往是五倍或更多。这就是为什么银行业是一个如此有利可图的行业。

银行之所以能够在毕竟是简单而安全的证明一个人的偿付能力的业务上获得如此大的利润，是因为现行票据的数量受到一系列政府限制。

首先是法定货币法，即所有债务都必须用黄金支付。这包括银行的活期票据，这些票据应该可以在任何时候用黄金赎回。每家银行都被要求携带一定数量的黄金用于赎回其票据。银行携带的黄金数量远远不足以赎回其所有的票据，但所谓的储备金，不得低于一定的最低限度。

当接近这个最低限度时，银行会限制其贷款，并提高其贴现率。在紧张时期，当非常需要货币时，银行可能会拒绝提供任何贷款，从而引发经常发生的商业恐慌之一。报纸习惯于把这种恐慌归咎于愚蠢和不合理的“信心丧失”。一个商人的票据到目前为止都是自由贴现的，当贴现被拒绝时，他自然会“失去信心”。他的仓库里可能堆满了有价值的商品，他的资产远远超过了他的负债，但他可能被迫破产，仅仅是因为银行的黄金储备不足。

其次，各州和美国有各种法律，任意禁止除合法组织的银行外的任何人制造和借出流动票据；处罚从罚款到监禁不等。根据联邦法律，罚款的形式是对流通的纸币征收 10% 的税，这就起到了完全禁止的作用。

如果没有这些支持货币特权或银行垄断的限制性和禁止性法律，就很容易开办有竞争力的银行；而且，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放贷的费用会降到最低，就像其他类型的贷款业务一样。

例如，一个马厩管理员必须收取足够的费用，以支付饲料、护理、清洁和所有附带费用，以及更换磨损的马匹和车辆；此外还有他的个人收入或工资。

在自由条件下，同样的情况会发生在银行业。

如果人们能够像现在建立马厩和借出马匹一样自由地建立银行和借出货币，那么银行之间的竞争将把利率降低到支付费用所需的最低限度，并使受雇于该行业的人获得公平的工资。

据计算，这一最低利息收费约为百分之二十五或四分之三，而不是目前的百分之十五或二十的破坏性的高额收费。

在法律强加给我们的货币垄断利率的基础上，是贯穿所有现代商业的整个资本利息体系。

有了自由银行，各种债券的利息和股票的红利将下降到银行的最低利息收费。所谓的房屋租金和其他改进将下降到维护和更换的成本。

现在被利息拿走的那部分产品将归生产者所有。资本，无论如何定义，实际上将不再作为产生收入的资金而存在，原因很简单，如果可以用二分之一的钱购买资本，那么资本本身就不可能获得更高的价格。

如果限制货币发行的法律被废除，这样的状态很容易由自愿协会来实现。

银行可以而且将会建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少数股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建立，而是由商人协会为了他们的便利和利益而建立。

这些人将用他们的资产抵押以支持银行的信用，并接受银行的流动票据以换取他们自己的票据，只支付支付银行运营成本所需的微不足道的百分比。

协会以外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抵押他的财产来获得贷款，抵押金额为贷款金额，根据抵押商品的性质，再加上风险备付金，以备变质。

银行的票据不是用黄金，而是用任何有价值的商品来赎回。黄金将不再是流通纸币的基础；但所有商品都可以作为基础，也就是作为担保。

因此，金融危机将不可能发生。

目前，金融危机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纸币只能用黄金赎回。从来没有足够的黄金来赎回所有流通中的货币。因此，当黄金供应不足时，纸币背后的安全就会减少，纸币的贷款就会受到限制或暂停，恐慌就会随之而来。

迄今为止，人们对纸币一直持怀疑态度，认为它不安全。每当提出任何旨在通过增加目前由政府控制的货币数量来救济人民的措施时，报纸都会放大膨胀的纸币的危险性。

而且是公正的，只要货币的赎回只能用一种商品—黄金来实现。

但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纸币才是不安全的。当不仅是黄金，而且所有商品都可用于兑换纸币时，其数量只受国家所有财富价值的限制，而且在这个限度内它永远不会变得不安全。

在我们目前的安排下，除了作为基础或安全的服务外，黄金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作为价值的衡量标准。

再看后面的表一，很明显，其中提到的任何一种产品都可以用来衡量其他产品的比例或价值。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们使用了谷物的蒲式耳，但任何其他产品都可以使用。如果黄金被列在我们的典型产品中，也可以使用黄金。

究竟使用哪种商品，主要取决于其价值的相对不变性。迄今为止，一直在使用黄金，表面上看是由于它的价值变化比其他商品小，但实际上，长期以来的习俗对黄金的选择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对于黄金的价值是否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不可改变，似乎有很多疑问。最保守的经济学家杰文斯断言，小麦的价值比黄金更稳定；近年来，商品成本普遍大幅增加，被合理地解释为由于产量大幅增加，黄金价值确实下降。

无论用什么商品作为价值的衡量标准，或作为价格的单位，这种说法似乎更合适，显然，它不可能是绝对不变的。一定会出现一些波动，无论多么微小。然而，尽管一个不变的标准是无法实现的，但一些标准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在自由条件下，标准会是什么，无法预测。需要通过实验和经验来决定这个问题。使用一种以上的标准或措施并非不可能；这种说法从表面上看是一种荒谬；然而，即使在目前的条件下，多种标准的可取性和可行性得到了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舍尔的热情辩护。

如果这种多重标准现在是可行的，那么在自由条件下就会变得更加可行，届时投机性的波动将基本消除，所有的价值将趋于稳定和正常的关系。

—

所有的商人都会意识到，货币体系的这种变化会给交换带来动力，并间接地给生产带来动力。

以任何种类的可兑换资产获得信贷的可能性几乎会结束破产。因为在大多数破产案件中，大量的资产可以支付所有的债权，可以说，破产只是虚构的，是由于无法获得货币或信贷而造成的。

信用将变得更加稳定。零售商不用把他的定期票据交给批发商，而是把它交给当地的银行，银行将完全了解他的地位和偿付能力，他将收到银行的现钞作为交换，用来支付批发商。最后，个人之间的时间票据的使用将被用于所有交换的货币所取代；而时间票据将只在个人和银行之间使用。

当唯一的赎回基础是黄金时，膨胀的纸币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因为随着黄金存量的相对减少，纸币的可赎回性也在降低。

但是，当货币不仅可以用黄金赎回，而且可以用各种产品赎回时，黄金存量的变化就不会对它产生影响。

生产也将不可思议地增加。免费的土地对那些没有工作工具的人来说没有什么用处，在他的产品能够生产和销售之前也不能维持生计。

有了以生产为代价的金钱，一个甚至没有资产但有良好声誉的人可以得到背书，使他能够根据他的未来前景获得货币，从而开始创业，就像现在农民根据他尚未收割的作物获得金钱或信贷一样。

也不必担心自由货币的引入会对贸易造成破坏性的震荡。

如果这种变化是突然的和普遍的，那么毫无疑问会发生抽搐。但是，随着自由银行的逐步建立，每家银行都被迫维持自己的信用以开展业务，就不可能发生动乱。

渐渐地，这些自由银行将联合起来，以支持彼此的信贷，最后，它们将取代目前的银行，并开创新的系统，而不会有任何严重的干扰。

没有什么能阻止自由银行的建立，只有已经叙述过的政府限制。这些限制几乎没有放宽的可能，因为在所有国家，银行家都是政府背后的真正力量，并迫使维持这些限制，使他们拥有吞噬性的垄断。

过去有可能进行的这种局部实验，已经证明是非常成功的。

马萨诸塞州土地银行，在殖民时期，蓬勃发展，给社会带来了繁荣，直到它被议会的特别法案强行压制。

蒲鲁东在法国大革命后期创立的人民银行蓬勃发展，不断壮大，直到被波拿巴强行镇压。

税收

在我们的列举中，第三种，尽管在性质上是主要的，但在不参与生产而获得社会产品的一部分的方法中，最古老和最简单的是用武力夺取所需的东西。

这一点，如果由上层阶级来做，就叫做征税。

在过去的君主制军事组织中，这种特权的特点很容易看出。税收是以国王或战争领袖的名义征收的，人类天性中的自然顺从会自发地对国王或战争领袖表示服从。

这是国王的军队，国王的人民，国王的税收；而质疑皇家特权从他的人民那里夺取而不给予回报或说明的适当性的人，被认为是，并感到自己是一个罪犯，犯了不忠的最高罪行。

这仍然是一般人的态度。大多数人仍然认为，逃避海关税，”发誓不交“所得税，是不道德地逃避公正的要求，尽管他们允许自己犯有这些过失。

虽然社会的形式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工业已经开始取代军事，但税收的性质仍然是一样的。它仍然是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夺取他人的财产，即使是在他们默许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没有提供任何机会可以扣留付款，理由是作为回报的服务不值得要求的数额，或者根本不需要，就像在普通商业交易中那样。

改革者经常说，政府应该根据商业原则进行管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商业的基础是做好自己的工作，以换取免费提供的报酬；而政府则要求并获取其收入，无论其工作是否做得好，也无论是否需要。

这种区别是无法掩盖的。

政府组织的官员，无论是专制的、宪政的还是民主的，都处于一个公司的地位，其主要开支是官员和雇员的工资，而收入是通过强行征收获得的。

这样获得的收入不可能像必须通过向纳税人提供公平的等价物，并使他们相信拟议的交易对他们有利，让他们自由地接受或拒绝那样，谨慎而经济地使用，并符合支付者的利益。

由于这个原因，对政府腐败的谴责完全是徒劳的，事实上，对那些曾经清楚地理解了真实状况的人来说，是可笑的。

今天，政府所履行的职能主要是商业性质的，但所提供的服务不是通过讨价还价和销售，而是通过强行征收来获得报酬。官员们不可避免地要利用这种强行征收的收入来确保他们自己继续任职，向他们的支持者授予有价值的特权，而这些支持者反过来又利用一切努力来加强政府。

这种合作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大家都知道，每个政党的背后都站着一群富人，他们对选举官员的选票的影响是为了换取他们创造财富的特权的继续存在。

这种在未经个人同意的情况下向其索取金钱的权力，是所有其他特权的基础，也是这些特权的许可。它没有任何逻辑依据，但用以前的语言来说，它是皇室的特权-王子的意志。

也许有人会认为，由代议制议会征收的税款失去了强行征收的性质，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商业交易。简单的考虑会表明，情况并非如此。虽然专制者征税的严重性因立宪主义而大为减轻，但其原则仍然是一样的。征税的方式不再是将税收租给帕卡或执政官，任其肆意掠夺。现代政府已经认识到保持鹅的健康的重要性，以便它能下更多的金蛋。

但投票反对征税是没有用的。无论哪个党派获胜，税收都会继续下去，而且必须继续下去。不可能把票投给一个反对征税的代表，因为他的面包和黄油正是来自于征税。

经济交换的本质是双方都有拒绝同意交易的自由。即使可以证明所给予的等价物完全等同于所征收的摊款，它仍然缺乏个人的选择自由，无法允许它被列为商业交易。

美国的税收总额，包括联邦、州、市、镇、村、学校和所有其他税收，已被计算为大约 2,500,000,000 美元。以大约 100,000,000 的人口计算，这相当于每个人 25 美元，或每个家庭 125 美元。

尽管从工人的产品中强行扣减的数额很大，但间接征税所造成的损失却更大。首先必须指出的是进口税所造成的损害。这些税在两个方面限制了交换的自由：限制或阻止征收这些税的国家之间的贸易，以及助长生产者的垄断。

当各国放弃过去军事国家的最后残余并完全商业化时，这些关税将被废除，而生产和交换将得到不可估量的刺激。

特别特权

税收、土地所有权、货币限制—这些我们已经描述过了，是特权阶层从生产者那里获取产品的一般工具。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被称为政府的政客集团授予受宠的支持者的特殊特权，他们暂时掌握着征税的权力。其中首先是我们已经提到的进口关税。

尽管主要是一种征税形式，但对进口货物征税附带地给某些人带来了特殊的好处，而且为了他们的利益，往往把税率提高到高于能给征税机关带来最大收入的水平。

有一个特定的点，关税率的提高不能超过这个点，否则就会造成进口的减少，足以抵消增加的税率。因此，最大的收入点不是最高税率，而是在低于最高税率的某个点，在这个点上，进口量乘以税率可以得到最大的产品。

当关税提高到这一程度时，除了作为一种税的性质外，它还具有另一个方面，即作为一种特殊的特权，允许被征税的商品的生产者收取比外国商品在与之竞争时所能得到的更高的价格。

另一种形式的特殊特权是专利和版权所赋予的特权。

如同土地特权的情况一样，这种做法的效果起初并不明显。就像一开始，当人口稀少，所有土地都很便宜时，地主的权力并不明显，所以，一开始，发明家或作者的利润似乎是完全有益的。

后来的经验表明，对发明者或作者的好处通常很小，但对重要专利的持有人来说，这种特权成为过度垄断费用的基础，如电话专利的情况；而版权成为富裕的出版社的基础，给作者带来的好处相对较少。

人们还注意到，获得巨大利润的总是那些控制着发明或书籍所需资金的人。除非是销量很大的小说，或具有广泛用途的发明，以及发明者或作者将赚钱者的精明与创造者的天才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罕见的组合—否则发明者的金钱收益很少超过特权的有钱购买者所能赢得的利润的一小部分。

在产生利润的能力方面不那么广泛，但属于授予少数人特权的同一类别的，是整个行业的执照和许可证制度，从街头小贩的许可证，他必须支付 5 美元，到医生和律师的文凭，表面上是为了排除无能的人，但实际上是为了限制职业的数量和维护收费。

这些都是次要的特权，但有一种特殊的特权形式，在规模上可以与更大的一般特权相比—授予各种企业的公共特许权。

这些特权往往以某种形式与土地所有权结合在一起，如授予铁路的特许权，其中包括对路权所覆盖的土地的所有权；但在某些情况下，特许权不包括这种所有权，如城市铁路，或高架或地下线路，这只是在某些街道上运行车辆的特殊特权。

然而，这些铁路公司和其他特许权控股公司的利益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政治影响力方面，它们与金钱特权的持有者和关税的受益者并驾齐驱。

特权是如此明显的人为因素，以至于不需要争论来证明这一事实；而一般的特权，因为它们普遍的，并且被认为适用于社会的所有成员，所以掩盖了它们作为特权的特征，需要一个全新的立场和对先入为主的观念进行完全的修正，才能穿透它们的真实性质。

因此，在大众质疑的时期，就像现在一样，首先受到攻击的总是特殊的特权。打倒垄断者！这是一种呼声；但这只是指特别优惠；而下面的一般特权—税收、租金和利息—则被允许平静地通过。

—

很难得出特权所占的确切数量：可以做一些粗略的估计。

如前所述，美国的税收总额约为 2,500,000,000 美元。

华尔街认为证券的利息每年约为 10 亿美元。所有其他的利息—改进后的抵押贷款、票据以及为建筑物和其他改进所支付的租金—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这个数额的两倍，比如说 20 亿美元，就会低于这个数字。

地租和土地抵押贷款的利息不会少很多。

因此，我们有。

税收 2,500,000,000 美元。

利息 3,000,000,000。

租金 2,000,000,000。

共计 75 亿美金。

以大约 100,000,000 的人口计算，每个男人、女人和婴儿的人均收入为 75 美元；或者，以一个五人家庭为例，每个家庭为 375 美元。而这时每个家庭的平均收入还不到 600 美元。

自由

我们已经看到，各种形式的特权是工业被剥夺其大部分产品的动力；为了使生产者能够保留其全部产品，有必要废除特权。

当特权被废除，工人保留了他所生产的一切，那么就会出现劳动的物质报酬平等的强大趋势，这将产生实质性的财政和社会平等，而不是现在存在的单纯的政治平等。

为了实现平等，没有必要使用任何人工手段来分配产品：只需要让支配生产和交换的自然力量自由发挥就可以了。

有了平等，就会有博爱：不再是富人践踏穷人；不再是一个人的繁荣，只是以另一个人的贫穷为代价；不再是争夺优先权的社会小争斗。

杰出和荣誉将被授予个人的功绩；即使是现在，我们也会向阿加西、达尔文、托尔斯泰和居里致敬—当当时所有著名的金融家都被遗忘，或与海盗和刺客的名字一起受到抨击时，这些名字仍将存在。

当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父们废除了贵族头衔，以及长子继承权和遗赠权，通过这些，土地被赋予了少数人；当他们建立了多数人统治和代表大会；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废除了特权。

事件表明，他们没有做到。民主已经有了它的一天；并且证明它完全没有能力废除或甚至控制特权。相反，在这个民主国家，特权不断增长，超越了所有的限制，掌握了眼前的一切，无视了所有理性和人性的要求，远远超过了它在欧洲旧君主制下的任何企图。

每个政党的背后都站着一群富人，他们因特权而致富，秘密地控制着所有政治行动。伟大的土地所有者—铁路、采矿公司和石油公司—还有掌握货币特权的银行集团，与伟大的制造商—钢铁厂、毛纺厂和棉纺厂—一起靠关税发财—所有这些人在每个州的立法机构和联邦国会都有他们的代表，他们确保不颁布任何不利于他们利益和特权的立法。

没有这些人的允许，从村里的警察到总统，没有一个职位候选人可以被提名，更不用说当选。如果碰巧有一个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候选人溜了过去，他发现自己只能完成小规模的改革；即使他有能力，他也不敢打击特权的基础。

我们吹嘘说，如果多数人选择，他们可以通过投票来控制。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够付出必要的时间来了解众多候选人的优点，并有时间处理他的日常事务。而且，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两党的候选人都不令人满意，这时投票给任何一方都成了一场闹剧。

除此之外，代议制政府本身就是一种不可能。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另一个人；更不用说他可以代表成百上千的选民。他无法了解他们的集体利益，更无法了解他们的个人利益。其结果是，他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他所知道的事情上—他自己的利益。

因此，政治控制权落入了那些把它作为自己唯一业务的人手中—这些人要么担任公职，要么希望担任公职，要么期望以某种间接方式从选举结果中获利。其中一些人发展成为政治领袖或“老板”，他们与幕后的富人集团保持联系，为群众集会、游行、竞选资料和选举的所有合法费用以及非法费用提供资金，最终直接贿赂选民和当选官员及代表。

所有通过政府方法建立集体主义社会计划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它们肯定会陷入政治的泥沼中。

出于同样的原因，不时提出的所有缓解措施—少数人代表制、直接初选、公投、倡议和罢免—都是无效的，不能提供永久的救济。如果人们要妥善处理自己的私人事务，就不能把必要的时间用于公共事务。

我们被敦促成为“好公民”，参加选区初选，在选举中投票。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在私人俱乐部的选举中，只要一切运行顺利，几乎没有十分之一的会员投票。如果管理不尽人意，就会有很多人辞职。但在政府俱乐部，没有辞职的可能：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被迫支付会费。

除了这些相对较小的实际困难外，基本的理论困难仍然存在，即政府，在其所有形式中，都是基于特权—征税的特权—的，因此不能废除特权。

即使我们承认所有的改革都已经完成，政府已经成功地推翻了土地特权和货币特权，我们也会发现，在推翻这些特权的同时，我们只是加强了政府的特权。

从来没有一个政府的货币改革制度是不涉及政府本身对货币的垄断而提出的。

任何土地改革计划，甚至是单一税种的提议，如果没有一些没收废弃土地并再次出租的计划，都无法实施；这意味着政府将成为最高的地主。

特权永远无法推翻特权。

—

因此，我们在寻找废除特权的某种方式时，不得不放弃所有政府的，也就是强制性的组织模式。

特权，就其本质而言，意味着限制。如果不禁止或限制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情，就不能给予一个人做某些事情的特权。因此，我们要消除的不是直接的特权，而是对某些人的行动的限制，这种限制导致了其他人的特权。

你不能授予一个人持有不使用的土地的特权，而不禁止其他人使用如此持有的土地。你不能授予一个人提供现行期票的特权，而不禁止其他人的类似行为。

因此，我们正在寻找一种社会组织制度，它将防止任何人限制他人的行为；它将确保所有个人行动的自由和与他人签订合同的自由，以便在个人之间不禁止任何双方同意的行为。

当我们谈论个人自由时，这种行动自由就是我们的意思；在寻求一个能确保行动自由的社会组织时，我们寻求的是一个能维护自由的社会。

某种形式的捍卫自由的社会组织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每个人的自由就会受到任何比他强大的人或任何可能联合起来侵犯他的自由的两个或更多的团体的摆布。

此外，一个与他人共同生活的人不可能享有他可能行使的绝对自由，如果他是世界上唯一的居民：他必须做出一些让步，使他的行为与他人的行为相协调。显然，要捍卫的自由不是杀人或抢劫的自由。

那么，社会生活中自由的界限是什么？哪些行为应该被允许，哪些行为应该被禁止？我们怎么能禁止任何东西，而不因此建立起特权？

所有的行动都可以分为两类，即非侵入性的和侵入性的行动。侵犯性行为是指限制他人行动自由的行为：非侵犯性行为是指没有完成这种限制的行为。

杀死一个人就是侵犯了他的行动自由，因为这完全切断了他采取任何行动的可能性。抢劫他就是侵犯他的自由，因为它剥夺了他用自己的产品做他想做的事的权力。特权所做的大规模的抢劫和谋杀，同样是对自由的侵犯。

特权，确实是侵入性的行动。

显然，要禁止的行为是侵入性行为；而要允许和维护的行为是非侵入性行为。

社会生活中完全的个人自由意味着可以做任何不侵犯他人自由的事情的自由。

正如赫伯特·斯宾塞在《社会统计学》中所说的那样，自由意味着“每个人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只要他不侵犯他人的平等自由”。

—

那么，未来的社会组织将是一个捍卫自由的组织。

它必须从提供服务开始，而不是通过强加服务。它必须获得支持它的资金，不是通过征税，而是通过自愿捐款。如果你选择付钱，它就必须提供保护你的自由；而不是强迫你接受保护，无论你是否愿意。

在目前的条件下，我观察到了一个这样的案例。一个小的郊区居民点，由于太小，甚至没有一个村政府，面临着盗窃者的频繁掠夺。一个有魄力的成员建立了一支私人警察部队，并提出以适度的费用保护房屋免遭盗窃。许多人报名参加，他们的房子被仔细监视着，而不报名的人则抱着侥幸心理。不用说，如果某个订户的房屋里发生了盗窃案，订户会迅速减少。

在这样的制度下，你为你得到的东西付钱，你得到你所付的东西；或者，如果你没有得到，你就不付钱。

没有能力掌握广泛原则的人可能会提出无数的反对意见。其他人会要求清楚地描述未来社会的所有细节，并提供关于如何实现它的信息。

不可能预言未来的具体细节；更不可能预言变化将如何发生；但似乎没有任何严肃的理由说明这种自愿制度不应扩展到所有公共事务。

法院将成为仲裁者，无权执行其法令，除非当地的自由保护联盟可能被要求。

道路可以由地方和一般的道路建设协会来维护。灯塔由贸易委员会和船东协会负责。

在没有分红的情况下，铁路将只掌握在对其管理有一些个人利益的股东手中；或者将完全归于为经营铁路而组织的雇员。

土地使用的自由将得到确认和维护，货币发行的自由也将得到确认。

在消除了特权的魅影后，生产者将保留他们所有的产品。财富和贫穷，以及贫穷所带来的无知和犯罪，都将消失。一个新的世界将出现在我们面前，那里的工业和舒适将为所有人服务，那里的快乐和幸福将取代关怀和苦难。

这将如何实现，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也许有思想的人看到了这些好处，可能会增加人数，足以拒绝支付租金和税收，并迫使政府给予自由，组织一个自由的银行系统。

更有可能的是，事情将照常进行，直到崩溃来临。目前的制度被推到了极致，将陷入毁灭。数以十万计的穷苦人将围攻救济所，在教堂里乞讨避难。商业将一蹶不振。银行将成百上千地倒闭。股票将支付微不足道的红利。债券将无法产生利息。约翰-斯文顿（John Swinton）曾经说过的“爬行动物媒体“将把一切归结为“缺乏信心”。

然后，少数知情者将建立银行，政府将无力禁止。土地，作为一种产生租金的力量，已经变得毫无价值，将被开放使用。渐渐地，新社会将在即将消失的文明留下的一堆尸体上建立起自己。无论它以何种方式到来，愿它迅速到来。

附录一

在发达社会中，产品交换中的平等化，被认为是由两个人的混战造成的，是通过竞争完成的。对许多人来说，”竞争“这个词是一个稻草人，他们清楚地看到，解决工业问题的唯一办法在于生产者保留他的全部产品；但他们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必要由某种高级权力控制所有的生产来源，并按某种固定比例将产品分配给工人。这些人被称为“集体主义者”；他们认为有可能形成这样一个组织，它将不存在政府所固有的缺陷。

他们对“竞争“这个词感到害羞并不奇怪，因为他们通过“竞争“给自己描绘的只是目前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可怕斗争，以避免被推入深渊。

目前，不仅非生产阶级被特权控制为它的仆人，接受特权选择给予的报酬，而且所有为工资而工作的人都沦为同样的状况。他们从特权那里得到的不是他们的全部产品，而仅仅是产品的一小部分，因此，”工资奴隶“一词不是一种修辞上的点缀，而是对经济事实的准确表述。

当特权发现无法销售它的产品时，因为生产者，也应该是购买者，没有办法购买，而不是提高他们的工资，使他们有能力购买，从而扩大市场，特权就把他们的工资降得更低，限制生产，以适应销售的减少。

更糟糕的是，特权把成千上万的工人赶到大街上腐烂-如果特权允许，这些工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

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失去工作的地狱，才导致了现在所谓的竞争的争夺。被允许工作就是竞争；经历过找不到工作的可怕感觉的人都会认为用“地狱“来形容它太强烈了。

没有工作的人是绝望的，为了避免挨饿，他们会为了一点小钱而工作，只有少数聪明的人例外，他们拒绝为几乎一无所有的东西工作，而故意接受无所事事和乞讨的生活，特权使他们被指责为“职业流浪汉”。

其他人也没有工作，但他们愿意为最低限度的工作而工作，特权认为这是一种手段，可以通过他们的竞争进一步减少它必须支付给奴隶的金额。特权将“失业大军“视为一种天赐的规定，以压低特权所谓的劳动成本；并愿意发放小额慈善金，使他们不至于完全饿死。

在雇主和商人阶层中，竞争是同样的残酷斗争，以获得工作机会。不能从银行获得资金或信贷的店主或制造商，因为他不能支付特权所要求的金额，就会被迫破产，被迫关闭他的生意，重新开始生活；也许会被迫加入雇佣工人的行列，如果他确实没有被留在失业者中，那也是相当困顿和无望的。

难怪光是“竞争”这个词就会引起不寒而栗的恐惧和愤怒的抗议。

在自由状态下决定交换价格的竞争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它不是为了逃避毁灭而进行的疯狂蹂躏，而是那些已经得到很好供给的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而作出的理性努力。

通过开放生产资源，通过把交换从现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将为每个人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失业大军将不复存在。要做的工作将多于要做的人。没有人将缺乏工作，也没有人害怕挨饿。

当每个人都被雇用，并且每个人都能支配他的雇用条件时，因为工作将为人而哭，而不是人为工作而哭，尽管“竞争”一词保持不变，但它所表示的状况将完全改变。遗憾的是，不能发明一些其他的词来描述它。

这将是一场斗争，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就业斗争，而是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最适合的工作，同时确保有一个好的生活，即使他正在做的工作并不完全适合他。

斗争将是，不是为了降低价格和强迫销售而生产最差的作品，而是在一个不断趋向于正常固定价格的价格上，尽可能地做最好的工作，尽管有小的波动。

斗争将是让人和土地相互适应，使不同品质的土地和不同品质的人结合起来，生产出最丰富的各种产品。

因此，竞争，在其新的意义上，成为最完美的自发合作；不是强制的准军事合作，而是自由选择的自然合作，为了与整个产品相等的报酬，由经济关系的必然运作决定。

通过竞争，在这个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价格自发地降低到生产成本，成本是指材料费用、间接费用和所有其他费用，加上工资，在生产者的经济意义上，不断地趋于平等。

在这样的竞争中，生产者没有持续的生命危险，反正生命是有保障的，而出人头地的愿望是唯一的刺激因素，这就是集体主义者作为其理想所指向的仿效精神的经济等同物。

附录二

经济租金被认为是占据优越场地的生产者所获得的固有优势—在肥力、可及性或其他方面都很优越。

人们承认，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市场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因此，一个农场离市场十英里远的农民，必须在他的产品价格上加上十英里的运输费用。一个农场离市场只有一英里远的人，需要支付的运输费用会相应减少；但他可以获得与较远的人相同的价格。较近地点的占有者由此获得的高于成本的额外金额被认为是经济租金。

这就是著名的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乍一看，它似乎是无可辩驳的。

我强烈倾向于认为这一理论是错误的；用一句家常话来说，它是本末倒置的。

人们通常说，最有价值的土地带来最高的租金，价值较低的土地带来较少的租金，可以获得的租金数额与土地的价值成正比，并立即产生。通常情况下，没有人会对这个命题提出异议。

然而，我们可以采取一种相反的观点。我们不是说最有价值的土地带来了最多的租金，因为它是最有价值的，而是可以把它转过来，说最有价值的土地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它带来了最大的租金。这似乎是同一件事：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在进行各种生产工作时，人们并不都想要同一块土地，甚至是类似的土地。农民根本不需要为生产目的而使用城市土地。在目前的制度下，他确实可以通过他的垄断权力从可以使用它的人那里获得一个价格；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权力，这样的土地对于他的生产目的来说是非常无用的。

另一方面，他的四十英亩的农场对一个专业人员，比如说医生，同样没有用。而对于深海捕鱼的人来说，农场和土地都没有任何用处。

人们根据所从事行业的特点，需要不同数量的土地和不同的地方。对有些人来说，他们只需要办公室里的办公桌就够了；对另一些人来说，则需要很多英亩土地。但是，有办公桌的人对这一亩地无能为力；而有一亩地的人只用办公桌就能开展业务，也会感到很茫然。

现在，对所有土地的垄断使土地所有者有可能向所有在土地上工作的人，也就是向每个人要求一定的平均数量，无论每个人需要的特定土地是多还是少。

而这似乎是城市土地通常被认为比乡村土地更有价值的原因。城市工人在他们的追求中不需要太多的土地—如果他们有了土地，就无法使用它。但是，垄断从每个人那里获得了平均的份额，在一块 25 乘以 100 英尺的土地上，杂货店的租金可能等于或超过一个大农场的价格。

因此，面积小的土地，许多人可以在上面工作，允许通过垄断征收更高的租金，因此被认为更有价值。

当电梯和它的后代—高大的办公楼被发明出来，允许工人堆积在 20 层楼高的地方，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堆积在 5 层楼高的地方，可以从每层楼中提取的租金数额保持不变，但每平方英尺的地面可以获得的数额却按比例增加，而土地的价值也因此变得更高。

一个矿井比它周围的田地更有价值，因为数百名工人可以在有限的区域内生产。从每一个人身上收取的租金，确实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矿工遭受的工资减少而收取的。

在自由状态下，当土地不再被垄断时，所有这些都将停止。生产者将根据其职业的需要使用多少土地；土地将不再有任何价值，因为不能从工人的产品中扣除租金。

为了生产所有不同的文明产品，必须有不同种类的土地，有些是可耕地，有些是矿物，有些是水力，有些是城镇和村庄。对于每一种不同种类的产品，都需要有微小的土地差异；最后，通过不断的调整过程，每一块土地将被用于它最适合的目的。

土地自然品质的差异与人的自然能力的差异有密切的相似性。这种差异远不是收入不平等的原因，无论是土地还是个人，都是平等的必要条件。这种平等不是由一个准军事政府发放的平

等工资，而是一种强大的自然平等趋势，就像大海倾向于平坦的表面，尽管波浪不断地暂时改变它的平静。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John Beverley Robinson
[机翻] 自由状态的经济学

zh.anarchistlibraries.net